



彩霞万里

凤章

彩霞万里

凤章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插图：柳成蔭

彩霞万里

书号 1822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8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插页 4

1965年3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30000 册 定价 (3) 0.47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目 次

彩霞万里.....	1
秘密.....	18
为革新者画像.....	30
老铜匠和老银匠的故事.....	40
夜访.....	63
穆瑞珍.....	74
老叶子.....	86
还有十天.....	98
快活师傅.....	106
六十五夜.....	114
传达.....	128
茶花园里.....	146
后记.....	155

彩霞万里

一

我們的小組長，姓楊，名玉梅，為了順口，大家都習慣把個“玉”字省略掉，叫她楊梅。組內大塊頭阿姨還叫她小楊梅。其實，她並不小，三十四歲了，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，只是個子小一些罷了。人生得很俊俏，不管穿上什麼白的、紅的、藍的、紫的、花的衣服，都顯得秀里秀氣的，那麼合身、好看。她平常話不多，有許多話，似乎用她溫靜的微笑、頑強而端正的小鼻子和那雙閃亮的大眼睛代讲了。

廠里生產的綢緞織物，品種很多。什麼美麗綢、珊瑚綢呀，丁香緞、金玉緞呀，織錦被面呀，等等，光听听名字就知道這些生產品夠漂亮的了。對這些織物全會織的，我們小組里只有楊梅和大塊頭阿姨。每逢機上換新的織物，楊梅總要花不少上班前下班後的業餘時間，教別人練習操作。她樂於幫人，很認真，很細心，不喊累，只有她那頑強而端正的小鼻子上，常常閃耀着幾顆細細的亮晶晶

的汗珠。和小组同志相处得也很好。啥人啥脾气，啥人啥性子，她是落地桃子熟透啦。有一次，小鬼张爱珍，突然在小组会上不大作声了，闭着嘴，老是要发笑，就像有人用鸡毛在她颈子里撩痒一样。碰到啥事情啦？我们问她，她摇摇头：“没啥，没啥呀！”可是，还是一副被人在颈子里撩痒的神情。这时，杨梅笑眯眯的，用肩膀碰了小鬼一下，在她的身边轻轻说：“接到信啦，嗯？”小鬼连耳根也红了：“是……嗯……信，他当了先进……”声音轻得像蚊子哼，下面“工作者”三个字，竟化成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。大家也哄笑起来。——是小鬼接到上海男朋友的信了。这小鬼有个怪事，碰到欢喜事，反而不大说话，碰到不顺心的事，话多得要用篮子装，而且说得像翻水泡泡一样快，弄不好，还要和人斗一阵嘴。最先摸到小鬼这脾气的，就是小组长杨梅。所以小鬼什么事都喜欢找她谈。还有大块头阿姨，对什么事兴趣都很高，说起话来喜欢拍打着巴掌。有一次，开小组会，大家并不觉得她和平常有啥两样，散了会，杨梅私下说，今天大块头阿姨连一个巴掌也没有拍，恐怕有啥心事。晚上到她家一走，果然是老夫老妻在早上吵了架，到晚还翘着嘴巴不说话哩。杨梅当场做了调解人，说说老头子，劝劝老阿姨，直到九、十点钟才回家。第二天，小组会上，大块头阿姨的巴掌拍得比平常响，比平常多！

难怪大块头阿姨说：“我就喜欢小杨梅！”

二

誰知，楊梅竟忽然說，她准备請求离开我們这个組了。这是她亲口对我說的，甚至还給我看了她給車間支部的报告。

說实在話，我們怎舍得她离开呢？可是听了她的話，我不由很激动，挽留她的話一个字也不好意思說出来。当时我却說过一句蠢話，直到現在还觉得脸在发烧哩！

还是我把当时的情况說一說吧！

我家和楊梅的家，住在一条巷子里。我家住在巷头，她家住在巷尾。上班去，不是她喊我，就是我喊她，两个人同伴走路熱鬧些。通常总是她喊我的时候多，我常睡觉睡过头。这天，天蒙蒙亮，我听到有人用两个指头弹我家靠路边的百叶窗子，发出細雨打芭蕉似的聲音。我知道是她，是楊梅来了。我忙打开窗，只見她含笑站在窗口，問我：“你早起啦，睡得阿足？”我点点头，回身看看我的明明与毛毛，两个小家伙睡得呼啦呼啦的，我拾起飯盒、草包，踮起脚尖，到我婆婆床前招呼一声，就和她一起向厂里走去。

这时候，天越来越亮了，不过小巷里仍然很靜很靜的，只有那抱着竹枝扫帚的清洁員在沙沙地扫街；偶然，也有一辆倒馬桶的糞車在小巷里隆隆馳过，才打破这清

晨的宁靜。

我从心眼里佩服我們的組长。她有三个孩子，頂小的才不过两岁，爱人在上海，家事全靠她安排。可是，她一直是那么不慌不忙、干淨利落的。我問她夜晚怎么安排孩子的，她說，这靠她娘帮助。她娘带两个大的睡，她带一个小的睡。她笑笑說：“这有什么，我又沒有吃奶的孩子！”不过，我記得，她就是在有孩子吃奶的时候，也是那么一副干淨相呀！我又問她总起得那么早，睡得阿足？她說，怎么不足？上早班，她总坚持早睡，第二天起得早，又有精神，又不会迟到。說着說着，我們已穿过两条巷，到了石子馬路了，眼前一亮，觉得精神也振作了一些。她接着充滿感情地說：“我就喜欢早晨！”

我們本来并排走，她忽然落后了，我扭头一看，原来她停了脚步，一下神采飞揚，眼睛那么亮，俊俏的脸紅紅的，仿佛被什么迷住了。她举手指着前面，快活地說：

“大姐，你看，多好看呀！”

我順着她的手向东看去，呵，是早霞。真的，多漂亮呀！在馬路尽头的天边，紫的、紅的、粉紅的、金黃的云彩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交錯着，拥簇着，发出五彩豪光。連石子馬路，馬路两旁聳立的大叶子梧桐树，都塗上了一层紅色、金色的光彩。

楊梅这刻已不像平常那么稳重、沉靜了，倒像个調皮的孩子。

“大姐，你看像不像？这紫顏色的，是一簇紫玫瑰；紅顏色的，是一串串耀眼的紅瑪瑙；粉紅的，是六月里的荷花；黃的，是白云鑲上了金边……”

“像，亏你想得出，你簡直是一个做詩的人！”我佩服她比喻得好。經她这么一說，我感到早霞更漂亮了。怪道有几天大早，走到馬路上，她就放慢了脚步，她是注意这个呵！

“你說，大姐，这整个一片彩霞，看上去总的像什么？”想不到她的情緒这么高，她本来穿的一件淡藍褂子，也給彩霞染紅了。她这情緒，这衣衫，和这燦爛的清晨，簡直融和一体了。

“像什么？像……”好的比喻都被她說了，这整个一片，我更說不上像什么。“这是早霞，就像早霞嘛！”

楊梅咯咯地笑了。

“我說它像九霞緞，就是第二小組生产的九霞緞。”

她比得真好！九霞緞是我們厂里最近新添的品种，是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織过的品种。它的图案的美丽，色彩光泽的动人，其他漂亮的織物都不能和它相比。厂里有人把它說成孔雀开屏那样好看，有人把它說成鳳凰展翅那样迷人。这些比喻虽好，現在看，真的，却不如說它像这清晨的朝霞最确当。我挽着她的手，边跑边笑道：

“楊梅，这天上也有像我們这样一批織綢的擋車工吧？”

“有，七仙女。”楊梅又笑起来。不过，笑容馬上又收敛了，却微微皺起了眉头。“九霞緞漂亮是漂亮，想起它的质量，就叫人不舒服。她們第二小組为它伤煞脑筋。”

“是呀，九霞緞的正品率只有百分之四十，真难織！”我想起，她們第二小組的人馬，全是能适应織各种織物的好手，小組长汪正英在技术上和楊梅一样，是数一数二的尖子，可是次貨还是一匹匹的出来。

“难是难織。大姐，你記得那次厂长談九霞緞嗎？他說，織九霞緞的原料是最最好的原料，九霞緞的規格要求也是很高很高的。这种緞子，要配得上作天上最漂亮的仙女和地上最美丽的姑娘的跳舞衣裙。可是，現在能符合这种要求的，一百匹中只有四十匹。大姐，那么好的原料，我看見变成那么多的次貨，心都发麻了。”

我也叹口气。我說：“我还看到她們組里的小蓮芳为了质量哭过哩！把这个关攻下来可不大容易，听说厂长、車間主任都在想法，还要加强第二小組的技术力量……”

楊梅忽然紧拉着我的手，低声說：

“大姐，告訴你，我想要求調到第二小組去。”

我驚訝得停下脚步。可是楊梅却又和平常那么一样稳重和沉靜了。閃亮的大眼，頑强而端正的小鼻子，显示着她的話是很认真的。大概我脸上露出过不信的神情，她又說道：“我想过好几天了，我还打了报告。不过大姐，你先別在小組里广播，等批准了再告訴大家。”

她給我看了給支部的報告。

我激動了，我的血朝上涌，心直跳，她是要求到最棘手最困難的地方去呀！我說不出任何挽留她的話。可是，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到另一件事上去。我們小組的丁香緞，正品率達百分之九十九，產量日超，小組里每個人都月月得獎。要是到第二小組去，因為九霞緞產質量低，不但沒有獎，而且工資也比我們少。兩項一加，要少拿多少錢呵！這樣行嗎？我想着想着，真見鬼，我竟把這樣一句蠢話也說出了，我說：

“這樣每月的錢，你要少拿四分之一！”

楊梅輕輕地笑道：

“你怎么想这个？大姐！我們就是为了錢？”

我從沒有感到她那溫靜的笑會發出這樣大的力量，一下我的臉燙了，就像火球似的炙人……幸亏太陽已出，陽光蓋住我的羞愧，而且我們也已到廠了。

三

我沒有給楊梅廣播。可也想不到这么快，支部在我們當天下班的時候，就批准她的要求了。在收工會上，車間主任特地到我們小組來宣布這件事，他又說，第二小組正迫切需要技術力量，所以確定楊梅第二天就到第二小組去。

我还有点思想准备，小組其他同志却都怔住了。小鬼张爱珍两眼瞪得大大的；边开会边結毛綫的朱阿凤不由地停住手上的生活；而大块头阿姨的嘴动了动，想讲什么，終于沒有讲出来。的确，讲什么好呢？誰不知道第二小組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呀。会上靜得发悶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激动。还是楊梅靜悄悄地笑了，說道：“我又不調到厂外去，还在一个車間里，你們做啥这样呀！”我說：“是呀，我提个意見，楊梅同志走后，我們一定要把生产搞得更好，保持先进。”一向和楊梅随便慣了，这是我近来第一次在她的名字下加上同志两字，而且我讲得那么郑重。大块头阿姨忽然拍打着巴掌道：“对，还要突破百分之九十九！”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們現在达到的指标。小鬼张爱珍說：“还有，大家心齐、团結。”結毛綫的朱阿凤插嘴道：“你老是要和人吵嘴！”小鬼一副认真的样子：“我再不和你們吵嘴了！”大家哄笑起来，連車間主任也忍不住哈哈笑了。

小組会又像平常一样熱鬧起来。这时，我忍不住悄悄去看牆壁上挂的生产成績图表。一张，是我們小組的，每个人的名字下面，产质量的紅箭头都是老长老长的，其中有一条最长，那是楊梅的。再看另一张，是第二小組的，每个人名字下面的紅箭头，都像小狗尾巴那么短秃秃的，就連她們小組长汪正英的质量成績，正品率也不过达百分之七十，因此她的紅箭头也比我們組随便哪个都短

上一大截。看情况，这叫入伤脑筋的九霞緞确实是棘手。我真担心，楊梅的紅箭头，以后会不会变成秃尾巴。

果然，三天一过，就見了分曉。楊梅名下的紅箭头陡然短了一大截。原来她到第二小組的头三天中，几乎每天都有一匹次貨，而且产量也沒有完成，和第二小組的同志一样了。我心里很急。自从她調組以后，我們又不在一个班次。我們上班，她已下班了；她上班，我們还在休息，平常碰不到头。于是，我就注意她們每天的生产成績图表。又是五天过去，情况仍不見好，楊梅的紅箭头又短了一些，真糟！可我也沒有办法帮助她。有两次，我們上班了好久，她們第二小組的人早下班了。我却看到她仍俯在九霞緞的机子上，把一根根比头发絲細得多的断絲接起来。她又打断头啦。可是她很沉靜，一点不慌乱，只有那端正的小鼻子上冒着晶瑩的汗珠，显出一股頑强的劲儿。又一次，我在飯堂碰到了她。我似乎感到她那俊俏的脸瘦了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我說：“楊梅，我都为你們急坏了，究竟怎样啦？”她还是那么溫靜的笑道：“大姐，急有什么用！”我从她的閃亮的眼睛里看到了坚毅和自信。

我还是每天注意第二小組的生产图表，这几乎成了我上班前的习惯了。可是，我发现，原来我們小組里好多同志都和我一样。大块头阿姨和小鬼张爱珍更是突出。看到楊梅的紅箭头长了些，就当着好新聞那样传告；箭头短一些，就要嘸起嘴巴。开始，注意还只是集中在楊梅身

上，慢慢的，我們这种热烈而迫切的注意就扩展到整个第二小組了。“好呀，今天第二小組只有一个人的紅箭头短了。”“九霞緞昨天沒有出次貨！”“不好，今天出了三匹！”“好消息，有五个人的紅箭头都长了。”上班前，大家在生产图表前都要这样热烈地惊喜、慨叹一番。第二小組生产的好坏，后来甚至可以从大块头阿姨和小鬼张爱珍的情緒上測量出来。要是大块头阿姨这天說話沒有拍打着巴掌，不是因为和老头子吵了嘴，而是为了九霞緞出了次貨；要是小鬼这天脸上出現了鸡毛在頸子里撩痒的那种神情，不是因为接到男朋友的信，而是第二小組同志的紅箭头都长了一截。九霞緞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铁屑一样，把我們的心，不知不觉地强烈地吸过去。

四

我們的巴望沒有白費，九霞緞的质量在好轉，第二小組同志的紅箭头都增长一些，虽然这种增长还不能算稳定，但大家都喜孜孜的。

我想起了楊梅，好久沒有和她一起了，这一段时间不知她忙得怎样，她們是怎样让九霞緞慢慢好起来的。这天厂礼拜，很想看看她，反正她家离我家只有几步路。

楊梅家里，一向是清清爽爽、靜靜悄悄的。每次我去，都見她娘，那个五十岁的健壮的老太，戴着副老花眼鏡，

在納鞋底。天井里，两只大母鸡，不是环着一条腿打瞌睡，就是踱着方步咕咕地寻食。五岁的一个孩子白天到托儿所去了，两个小的在悄悄地玩积木。给人一种恬静、安适的感觉。现在情况大不同了。一进门，听到孩子在哭，堂屋里乱糟糟的，堆着一堆老高的髒衣服。天井里，鸡屎东一撮西一块的。楊梅的娘，一副和人作气的样子，面孔板得像要落雨的阴天。看见我，倒是和悦地招呼我坐。问起楊梅，她不满意地说：“出去了，一早就出去了，连厂礼拜都不肯在家。跟一个大面孔的老师傅，还有一个烫发的女同志出去了。”

我知道，那男的是車間主任，女的是第二小組組长汪正英。肯定他們又是研究九霞緞质量去了。

“說是找老师傅取啥个經去了。”她生气地说。“这一、二十天来，她不得安神，有辰光飯也沒有心思吃。研究呀，攻啥个关呀，回来又是翻书呀，翻了书又把桌子板凳弄得乒乓响呀！”我不由詫异地問道：“为啥把桌子板凳弄得乒乓响？”楊梅娘扁了扁嘴：“把桌子板凳当綢机啦！”說着向桌上又嘮嘮嘴：“桌上都是她的书，不曉得她从哪里弄来这許多！”

桌上果然有不少书。什么《織綢操作法》、《提花織物研究》、《怎样消灭疵点》、《电力綢机原理》等等。她竟連保全部門的书都研究起来了。有的书是厂里图书室的，有的书看得出是新买的。这时，楊梅那么溫静、頑强而又

俊俏的面孔，一下就显現在我的眼里。我們每天只看她們生产图表上紅箭头长呀短呀的，誰知这紅箭头的每一分变化，她們，楊梅和第二小組的同志，下了多大的苦心，花了多大的代价呀！

我曉得楊梅和她娘的感情一向很好，家庭安排得也很好，老太怎么对女儿生这么大的气？而且，她也該懂得女儿目前的工作多紧张呀！我和老太談了一陣，心底才有了数目。原来老太很不滿意楊梅这次自动要求調組，特別听到，調了組沒有奖金，工資还要减少，意見就很大。她不明白楊梅为啥要这样做。再加上这些天来，楊梅早出迟归，就大大生气了。她現在故意和女儿賭气，家务事也攢下来一概不管了。目的是逼楊梅回到原来的小組里。这样苦也少吃，錢也多拿。老太是为女儿着想。

可是老太呵，你还不懂得，也沒有看到你女儿那种天高海闊的胸怀呵！她的心眼里能藏整整一座泰山哩！

我想想，这多天来，楊梅真不容易呵！厂里，家里，九霞緞质量，与娘的糾紛……

我对老太劝解了好一陣，又讲道理，又打比喻，直到中午才走。

到家，我的心却还丢在楊梅的家里。我为楊梅担心。九霞緞质量的提高，这两天是关头，楊梅够紧张了，何况家里又弄得这么乱……

下午三点多钟，我又到楊梅家里去了。我想，要是楊

梅沒回來，我就多給她娘做些工作。

這次進門，我不禁驚訝了。上午那種亂糟糟的情況，完全不見了；又象平常那麼清爽而安靜。天井是新掃過的，老母雞在踱方步子。呵，楊梅在家，坐在矮木盆邊洗衣裳哩。旁邊一竹籃的衣裳已經洗好，兩個小傢伙騎在板凳上，嘴里嘟嘟嘟地“開火車”。卻沒有看見老太。

楊梅已曉得我早上來過。她說，上午她是同車間主任、小組長汪正英訪問幾個退休的老織綢工去的，向他們討教九霞緞的疵點問題。她又說，這多天來，跟許多老師傅學到不少東西。她說得那樣快活，好像小孩子拿到了他最喜愛的玩具。“提高九霞緞質量，我們越來越有信心啦！”說着，溫靜地笑着，仿佛家里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。

我擔心地提起她和母親的關係。

她笑道：“鬧了好幾天別扭了，還不是為了我調組。她想逼逼我，要我要求調回來，有獎金，多拿錢，你說，我總不能丟下九霞緞吧？”我說：“我上午也和她談了好一陣，她說這還不是為了你。到底年紀大了。她人呢？”楊梅說：“攢了紗帽，到我姊姊家去了，還聲明不幫我帶孩子了，除非我能聽她的話……”我吃了一驚，忙說：“這怎麼辦？”想不到老太這麼固執，楊梅竟輕飄飄地笑道：“大姐，我比你放心，不到三個鐘點，她老人家准定回來，她平常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兩個小孫子呀，這不過故意將將我的軍。”我呵的一聲也笑了。不過我說，人雖回來，她的思想